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鋤

詩曰： 擊鼓頻催日已西，殷郊此日受犁鋤。翻天有印皆淪落，離地無旗孰可棲。

空負肝腸空自費，浪留名節浪為題。可憐二子俱如誓，氣化清風魂伴泥。

話說李靖大戰羅宣，戟劍相交，猶如虎狼之狀。李靖祭起按三□三天黃金寶塔，乃大叫曰：「羅宣！今日你難逃此難矣！」羅宣欲待脫身，怎脫此厄，只見此塔落將下來，如何存立！可憐！正是：

封神臺上有坐位，道術通天難脫逃。

話說黃金塔落將下來，正打在羅宣頂上，只打得腦漿迸流。——靈已奔封神臺去了。李靖收了寶塔，借土遁往西岐，時刻而至。到了相府前，有木吒看見父親來至，忙報與子牙：「弟子父親李靖等令。」燃燈對子牙曰：「乃是吾門人，曾為紂之總兵。」子牙聞之大喜，忙令相見畢。且說廣成子見殷郊阻兵於此，子牙拜將又近，問燃燈曰：「老師，如今殷郊不得退，如之奈何？」燃燈曰：「番天印利害，除非取了玄都離地焰光旗，西方取了青蓮寶色旗。如今止有了玉虛杏黃旗，殷郊如何伏得他，必先去取了此旗方可。」廣成子曰：「弟子願往玄都，見師伯走一遭。」燃燈曰：「你速去！」廣成子借縱地金光法往玄都來，不一時來至八景宮玄都洞。真好景致！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：

金碧輝煌，珠玉燦爛。菁蔥婆娑，蒼苔欲滴。仙鸞仙鶴成群，白鹿白猿作對。香煙縹緲沖霄漢，彩色氤氳遶碧空。霧隱樓臺重疊疊，霞盤殿閣紫陰陰。祥光萬道臨福地，瑞氣千條照洞門。大羅宮內金鐘響，八景宮開玉磬鳴。開天闢地神仙府，纔是玄都第一重。

話說廣成子至玄都洞，不敢擅入，等候半晌，只見玄都大法師出來，廣成子上前稽首，口稱：「道兄，煩啟老師，弟子求見。」玄都大法師至蒲團前啟曰：「廣成子至此，求見老師。」老子曰：「廣成子不必著他進來，他來是要離地焰光旗；你將此旗付與他去罷。」玄都大法師隨將旗付與廣成子，曰：「老師吩咐，你去罷，不要進見了。」廣成子感謝不盡，將旗高捧，離了玄都，逕至西岐，進了相府。子牙接見，拜了焰光旗。廣成子又往西方極樂之鄉來。縱金光，一日到了西方勝境，——比崑崙山大不相同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寶焰金光映日明，異香奇彩更微精。七寶林中無窮景，八德池邊落瑞瓔。素品仙花人罕見，笙簧仙樂耳更清。西方勝界真堪羨，真乃蓮花瓣裏生。

話說廣成子站立多時，見一童子出來，廣成子曰：「那童子，煩你通報一聲，說廣成子相訪。」只見童子進去，不一時，童子出來，道：「有請。」廣成子見一道人，身高丈六，面皮黃色，頭挽抓髻，向前稽首，分賓主坐下。道人曰：「道兄乃玉虛門下，久仰清風，無緣會晤；今幸至此，實三生有緣。」廣成子謝曰：「弟子因犯殺戒，今被殷郊阻住子牙拜將日期，今特至此，求借青蓮寶色旗，以破殷郊，好佐周王東征。」接引道人曰：「貧道西方乃清淨無為，與貴道不同，以花開見我，我見其人，乃蓮花之像，非東南兩度之客。此旗恐惹紅塵，不敢從命。」廣成子曰：「道雖二門，其理合一。以人心合天道，豈得有兩。南北東西共一家，難分彼此。如今周王是奉玉虛符命，應運而興，東西南北，總在皇王水土之內。道兄怎言西方不與東南之教同。古語云：『金丹舍利同仁義，三教原來是一家。』」接引道人曰：「道人言雖有理，只是青蓮寶色旗染不得紅塵。奈何！奈何！」二人正論之間，後邊來了一位道人，乃是準提道人；打了稽首，同坐下。準提曰：「道兄此來，欲借青蓮寶色旗，西岐山破殷郊；若論起來，此寶借不得。如今不同，亦自有說。」乃對接引道人曰：「前番我曾對道兄言過，東南兩度，有三千丈紅氣沖空，與吾西方有緣；是我八德池中五百年花開之數。西方雖是極樂，其道何日得行於東南；不若借東南大教，兼行吾道，有何不可。況今廣成子道兄又來，當得奉命。」接引道人聽準提道人之言，隨將青蓮寶色旗付與廣成子。廣成子謝了二位道人，離西方望西岐而來。正是：

只為殷郊逢此厄，纔往西方走一遭。

話說廣成子離了西方，不一日來到西岐，進相府來見燃燈，將西方先不肯借旗，被準提道人說了方肯的話說了一遍。燃燈曰：「事好了！如今正南用離地焰光旗，東方用青蓮寶色旗，中央用杏黃戊己旗，西方少素色雲界旗，單讓北方與殷郊走，方可治之。」廣成子曰：「素色雲界旗那裏有？」眾門人都想，想不起來。廣成子不樂。眾門人俱退，土行孫來到內裏，對妻子鄧嬋玉說：「平空殷郊伐西岐，費了許多的事，如今還少素色雲界旗，不知那裏有？」只見龍吉公主在靜室中聽見，忙起身來問土行孫曰：「素色雲界旗是我母親那裏有。此旗一名『雲界』，一名『聚仙』，但赴瑤池會，將此旗拽起，群仙俱知道，即來赴瑤池勝會，故曰聚仙旗。此旗，別人去不得，須得南極仙翁方能借得來。」土行孫聞說，忙來至殿前，見燃燈道人，曰：「弟子回內室，與妻子商議，有龍吉公主聽見。彼言此旗乃西王母處有，名曰『聚仙旗』。」燃燈方悟，隨命廣成子往崑崙山來。廣成子縱金光至玉虛宮，立於麒麟崖。等候多時，有南極仙翁出來。廣成子把殷郊的事說了一遍。南極仙翁曰：「我知道了。你且回去。」廣成子回西岐。不表。且說南極仙翁即忙收拾，換了朝服，繫了叮當玉佩，手執朝笏，離了玉虛宮，足踏祥雲，飄飄蕩蕩，鶴駕先行引導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祥雲托足上仙行，跨鶴乘鸞上玉京。福祿並稱為壽曜，東南常自駐行旌。

話說南極仙翁來到瑤池，落下雲頭，見朱門緊閉，玉佩無聲；只見瑤池那些光景，甚是稀奇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頂摩霄漢，脈插須彌。巧峰排列，怪石參差。懸崖下瑤草琪花，曲徑傍紫芝香蕙。仙猿摘果入桃林，卻似火焰燒金；白鶴棲松立枝頭，渾如蒼煙捧玉。彩鳳雙雙，青鸞對對。彩鳳雙雙，向日一鳴天下瑞；青鸞對對，迎風躍舞世間稀。又見黃鄧鄧琉璃瓦疊鴛鴦；明幌幌錦花磚鋪瑪瑙。東一行，西一行，盡是蕊宮珍闕；南一帶，北一帶，看不了寶閣瓊樓。雲光殿上長金霞，聚仙亭下生紫霧。正是：金闕堂中仙樂動，方知紫府是瑤池。

話說南極仙翁俯伏金階，口稱：「小臣南極仙翁奏聞金母：應運聖主，鳴鳳岐山，仙臨殺戒，垂象上天；因三教並談，奉玉虛符命，按三百六□五度封神八部，雷、火、瘟、斗，群星列宿。今有玉虛副仙廣成子門人殷郊，有負師命，逆天叛亂，殺害生靈，阻撓姜尚不能前往，恐誤拜將日期。殷郊發誓，應在西岐而受犁鋤之厄。今奉玉虛之命，特懇聖母，恩賜聚仙旗，下至西岐，治殷郊以應願言。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。具疏小臣南極仙翁具奏。」俯伏少時，只聽得仙樂一派。怎見得：

玉殿金門兩扇開，樂聲齊奏下瑤臺。鳳銜丹詔離天府，玉敕金書降下來。

話說南極仙翁俯伏玉階，候降敕旨。只聞樂聲隱隱，金門開處，有四對仙女高捧聚仙旗，付與南極仙翁，曰：「敕旨付南極仙翁：周武當有天下；紂王穢德彰聞，應當絕滅；正合天心。今特敕爾聚仙旗前去，以助周邦，毋得延緩，有褻仙寶。速往。欽哉！望闕謝恩。」南極仙翁謝恩畢，離了瑤池。正是：

周主洪基年八百，聖人金闕借旗來。

話說南極仙翁離了瑤池，逕至西岐。有楊戩報入相府。廣成子焚香接敕，望闕謝恩畢。子牙迎接仙翁至殿中坐下，共言殷郊之事。仙翁曰：「子牙，吉辰將至，你等可速破了殷郊，我暫且告回。」眾仙送仙翁回宮。燃燈曰：「今有聚仙旗，可以擒殷郊。只是還少兩三位可助成功。」話猶未了，哪吒來報：「赤精子來至。」子牙迎至殿前。廣成子曰：「我與道兄一樣，遭此不肖弟子。」彼此嗟嘆。又報：「文殊廣法天尊來至。」見了子牙，口稱：「恭喜！」子牙答曰：「何喜可賀？連年征伐無休，日不能安食，夜不能安寢；怎能得靜坐蒲團，了悟無生之妙也！」燃燈道：「今日煩文殊道友，可將青蓮寶色旗往西岐山震地駐筭；赤精子用離地焰光旗在岐山離地駐筭；中央戊己乃貧道鎮守；西方聚仙旗須得武王親自駐筭。」子牙曰：「這箇不妨。」隨即請武王至相府。

子牙不提擒殷郊之事，只說是：「請大王往岐山退兵；老臣同往。」武王曰：「相父吩咐，孤自當親往。」話說子牙掌聚將鼓，令黃飛虎領令箭，衝張山大轅門；鄧九公衝左糧道門；南宮适衝右糧道門；哪吒、楊戩在左；韋護、雷震子在右；黃天化在後；金、木二吒、李靖父子三人掠陣。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裏捉金烏。子牙吩咐停當，先同武王往岐山，安定西方地位。

且說張山、李錦見營中殺氣籠罩，上帳見殷郊，言曰：「千歲，我等駐紮在此，不能取勝，不如且回兵朝歌，再圖後舉。千歲意下如何？」殷郊曰：「我不曾奉旨而來。待吾修本，先往朝歌，求援兵來至，料此一城有何難破？」張山曰：「姜尚用兵如神，兼有玉虛門下甚眾，亦不是小敵耳。」殷郊曰：「不妨。連吾師也懼吾番天印，何況他人！」三人共議至抵暮。有一更時分，只見黃飛虎帶領一支人馬，點砲吶喊，殺進轅門；真是父子兵，一擁而進，不可抵擋。殷郊還不曾睡，只聽得殺聲大振，忙出帳，上馬拎戟，掌起燈籠火把。燈光內只見黃家父子殺進轅門。殷郊大呼曰：「黃飛虎，你敢來劫營，是自取死耳！」黃飛虎曰：「奉將令，不敢有違。」搖鎗直取。殷郊手中戟急架忙迎。黃天祿、黃天爵、黃天祥等一裹而上，將殷郊圍在垓心。只見鄧九公帶領副將太鸞、鄧秀、趙昇、孫焰紅衝殺左營；南宮适領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夭直殺進右營；李錦接住廝殺；張山戰住鄧九公。哪吒、楊戩搶入中軍，來助黃家父子。哪吒的鎗只在殷郊前後心窩、兩脅內亂刺；楊戩的三尖刀只在殷郊頂上飛來。殷郊見哪吒登輪，先將落魂鐘對哪吒一搥。哪吒全然不理。祭番天印打楊戩。楊戩有八九玄功，迎風變化，打不下馬來。故此殷郊著忙。夤夜交兵，苦殺了成湯士卒！

只因為主安天下，馬死人工滿戰場。

話說哪吒祭起一塊金磚，正中殷郊的落魂鐘上，只打得霞光萬道。殷郊大驚。南宮适斬了李錦，也殺到中營來助戰。張山與鄧九公大戰，不防孫焰紅噴出一口烈火，張山面上被火燒傷，鄧九公趕上一刀，劈於馬下。九公領眾將官也衝殺至中軍，重重疊疊把殷郊圍住，一鎗刀密匝，劍戟森羅，如銅牆鐵壁。殷郊雖然是三首六臂，怎經得起這一群狼虎英雄——俱是「封神榜」上惡曜。又經得雷震子飛在空中，使開金棍刷將下來。殷郊見大營俱亂，張山、李錦皆亡，殷郊見勢頭不好，把落魂鐘對黃天化一搥。黃天化翻下玉麒麟來。殷郊乘此走出陣來，往岐山逃遁。眾將官鳴鑼播鼓，追趕三□里方回。黃飛虎督兵進城，俱進相府，候子牙回兵。

且說殷郊殺到天明，止剩有幾個殘兵敗卒。殷郊歎曰：「誰知如此兵敗將亡！俺如今且進五關，往朝歌見父借兵，再報今日之恨不遲。」因策馬前行。忽見文殊廣法天尊站立前面而言曰：「殷郊，今日你要受犁鋤之厄！」殷郊欠身，口稱：「師叔，弟子今日回朝歌，老師為何阻吾去路？」文殊廣法天尊曰：「你入羅網之中，速速下馬，可赦你犁鋤之厄。」殷郊大怒，縱馬搖戟，直取天尊。天尊手中劍急架忙迎。殷郊心慌，祭起番天印來。文殊廣法天尊忙將青蓮寶色旗招展。好寶貝：白氣懸空，金光萬道，現一粒舍利子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萬道金光隱上下，三乘玄妙入西方。要知舍利無窮妙，治得番天印渺茫。

文殊廣法天尊展動此寶，只見番天印不能落將下來。殷郊收了印，往南方離地而來。忽見赤精子大呼曰：「殷郊，你有負師言，難免出口發誓之災！」殷郊情知不殺一場也不得完事，催馬搖戟來刺赤精子。赤精子曰：「孽障！你兄弟一般，俱該如此，乃是天數，俱不可逃。」忙用劍架戟。殷郊復祭番天印就打。赤精子展動離地焰光旗。——此寶乃玄都寶物，按五行奇珍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鴻濛初判道精微，產在離宮造化機。今日岐山開展處，殷郊難免血沾衣。

赤精子展開此寶，番天印只在空中亂滾，不得下來。殷郊見如此光景，忙收了印，往中央而來。燃燈道人叫殷郊曰：「你師父有一百張犁鋤候你！」殷郊聽罷著慌，口稱：「老師，弟子不曾得罪與眾位師尊，為何各處逼迫？」燃燈曰：「孽障！你發願對天，出口怎免。」殷郊乃是一位惡神，怎肯干休，便氣沖牛斗，直取過來。燃燈口稱：「善哉！」將劍架戟。未及三合，殷郊發印就打。燃燈展開了杏黃旗。——此寶乃玉虛宮奇珍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執掌崑崙按五行，無窮玄法使人驚。展開萬道金光現，致使殷郊性命傾。

殷郊見燃燈展開杏黃旗，就有萬朵金蓮現出，番天印不得下來，恐被他人收去了，忙收印在手。忽然望見正西上一看，見子牙在龍鳳旛下。殷郊大叫一聲：「仇人在前，豈可輕放！」縱馬搖戟，大呼：「姜尚！吾來也！」武王見一人三首六臂，搖戟而來，武王曰：「殺孤家！」子牙曰：「不妨。來者乃殷郊殿下。」武王曰：「既是當今儲君，孤當下馬拜見。」子牙曰：「今為敵國，豈可輕易相見，老臣自有道理。」武王看：殷郊來得勢如山倒一般，滾至面前，也不答話，直一戟刺來有聲。子牙劍急架忙迎。只一合，殷郊就祭印打來。子牙急展聚仙旗。——此乃瑤池之寶，只見氤氳遍地，一派異香，籠罩上面，番天印不得下來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五彩祥雲天地迷，金光萬道吐虹霓。殷郊空用番天印，咫尺犁鋤頂上擠。

子牙見此旗有無窮大法，番天印當作飛灰，子牙把打神鞭祭起來打殷郊。殷郊著忙，抽身望北面走。燃燈遠見殷郊已走坎地，發一番聲，四方吶喊，鑼鼓齊鳴，殺聲大振。殷郊催馬向北而走。四面追趕，把殷郊趕得無路可投，往前行山徑越窄。殷郊下馬步行，又聞後面追兵甚急，對天祝曰：「若吾父王還有天下之福，我這一番天印把此山打一條路徑而出，成湯社稷還存；如打不開，吾今休矣。」言罷，把番天印打去。只見響一聲，將山打出一條路來。殷郊大喜曰：「成湯天下還不能絕。」便往山路就走。只聽得一聲砲響，兩山頭俱是周兵捲上山頂來，後面又有燃燈道人趕來。殷郊見左右前後俱是子牙人馬，料不能脫得此難，忙借土遁，往上就走。殷郊的頭方冒出山尖，燃燈道人使用手一合，二山頭一擠，將殷郊的身子夾在山內，頭在山外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